

从“开卷观书”到“启屏索知”

— 数字化时代行之有效的若干阅读方法论（前言）

“闪光的人生始终伴随着阅读，
高明的阅读不断改变着人生。”

——曾祥芹《阅读的人文价值究竟有多大》

“阅读具有使我们从现在的样子，
变成将来可能变成的样子的力量。”

——（美国）贝克·哈吉斯《阅读致富》

“贫者因书而富，富者因书而贵。”从二十多年前编撰出版《中国读书大辞典》至今，我一直有个愿望，就是要推出一部旨在回答为何读、读什么好、怎样读才是、啥时读合适、在哪里读最佳等有关问题的工具书。编写者要围绕“悦读、好学、明理、求知”及“爱读书，读好书，善读书”等理念，给予读者这一系列问题以参考性的答案，为“促进全民阅读，建设书香社会”有所贡献。

在当今这个杂花生树的网络信息化时代，仅就图书出版而言，全球各国的总量是年产200多万种左右，而中国的汉文图书出品则高达40多万种。那么，作为一个读者该如何有效地应对如此仪态万千、杂花生树的书籍丛林呢？20世纪80年代初，著名语言学家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力先生

(1900—1986)曾经在《七题·题学海社》诗中教导我们一个基本的方法，那就是：“骋怀学海扬帆远，游目书林用力勤。”

此联上句，要求学子不要被浩瀚的学海所吓倒，而要勇敢地做一个胸怀博大、志存高远的书海弄潮儿；下句则告诫人们开卷有益，但必须用勤勉的态度去博览群书。惟其如此，才能在求学道路上扬帆远航，不断攀登知识的险峰，让人生的理想得以插上书香的翅膀。

一、夯实“最是书香能致远”的阅读价值观

一个孩子，如何能够长成为一个读书人乃至藏书家，在古代中国历来蒙有神秘的面纱。最典型的，莫过于往日被华夏民间小康之家看顾甚重的“男孩抓周”礼的结果。

如文学研究专家、学者、作家钱钟书先生(1910—1998)，江苏无锡人氏，原名仰先，字哲良，后改名钟书，字默存，号槐聚，曾用笔名“中书君”。其间就有这么一段故事：

出世那天，恰好有人送来一部《常州先哲丛书》。因此，钱子兰（钱钟书的大伯父——引用者注）循照古人起名的先例，为钱钟书取小名为仰先，字哲良。钱钟书很喜欢这个“又哲又良”的名字。到周岁时，因“抓周”抓了一本书，因此正式取了学名：“钟书”，钟情于书的意思。^①

史学研究专家、学者、作家来新夏先生(1923—2014)也曾回忆说：

我从呱呱坠地就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听母亲后来说起，“抓周”那天，在“抓周”盘中放了诸如笔墨、糖果、小玩意、制钱、小元宝等等，祖父又特意拿了非常精巧的一小函科举时代考场应急用书放在“抓周”盘里，用来预测我未来的志向。据说我毫不犹豫地拿起那本（科举）小书往嘴里送，祖父掀髯大笑，连说“好！好！”而祖母则嘟嘟囔囔地说，又来个“书呆子”。天意如此，与书为缘的一生，似乎早已命定。^②

^① 爱默：《钱钟书传稿》，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13页。

^② 来新夏：《书缘》，见董宁文编：《我的书缘》，岳麓书社2006年

但在事实上，小男孩“抓周取书”的结果，只是在冥冥之中赋予亲长一种教子读书的坚定信念，也成为那个孩子读书用功刻苦的一种正向心理暗示（或可称“自信力”），而最终能否读书成才，还需要亲长在家、师尊在校下足导读勉学的“慢功夫”。

有祖母讲故事之功。谢国桢先生（1901—1982）回忆说：“我的祖母喜欢每天晚上在灯下给我讲故事，教我念《诗经》和《唐诗三百首》，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、《琵琶行》的诗句。我所以爱读文史，或者导源于此吧。”^③

有家庭藏书以资开卷、租书店及父亲导读之功。高晓声先生（1928—1999）回忆说：“我现在能够写点东西，主要还是青少年时代打下的基础。我的父亲是个知识分子，家里也有些书籍，所以我虽然生长在农村，却比一般的孩子容易接触书本知识”，而小镇上租书店里的连环画，则成了“真正的启蒙老师”；再加上父亲适时的读书指导，他便步入了阅读中国古典文史名著的知识殿堂。^④

张之先生在《读书的艺术》一书中指出：

在读书的过程中，人们的全部智力将组合在一起，同书本进行化合，产生一种奇妙的作用。善于读书的人，是经过他们那种创造性的读书方法，而进入一种艺术境界的。

调动全部心智机能，创造性地运用科学的读书方法，是掌握读书的艺术的前提……读书，之所以是一种艺术，是因为读者在读书时，要按照认识规律，在自己良好思想素质的支配下，调动自己的观察力、注意力、记忆力、想象力、创造力，调节读书方法，正确进行时间运筹。然后，感知将信息传给大脑，大脑进行创造性的加工，人与书本产生一种综合性效应。这是一种

版，第65页。

③ 谢国桢：《自述》，见杨扬等选编：《学人自述》，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332页。

④ 高晓声：《谈谈读书》，见《作家回忆学语文》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9-10页。

创造性的劳动过程。

没有掌握科学读书方法的人，他的读书特点是机械性，毫无艺术可言。而掌握了读书艺术的人，他捧起书来，便进入了一种艺术的境界。那是多么令人神往的啊！

他认为：“会读的人读得又快又好，一般人只是能读而已……现代，知识正迅速积累和膨胀，读书的任务日益艰巨和复杂。谁有良好的读书方法，谁就能在攀登事业的峰峦中捷足先登，一路领先。”^⑥为此，他在随后编著出版的《名人读书百法》一书里，收集了古今中外近百位名人的一百种读书方法，并通过如何选书读、如何循序渐进地读、如何精读、如何博览等十二个角度，结合名人读书治学的经历加以评述和分析，以为读者的借鉴。^⑦

另一部由资深阅读学研究专家李德成先生主编的《阅读辞典》，所荟萃的阅读法更多达五百余种，令人目不暇接。著名语文学家、中国阅读学研究会首任会长张志公先生（1918—1997）在该书序言中指出：“为了更好地生活、学习、工作、研究，需要读的书也越来越多……怎样读得好——读得快、理解得准、敏锐地抓住自己所需要的内容并记得住，怎样使读的效率，成为许多人关心的问题，不少学者研究的对象”，“研究阅读成了一门学问——阅读学。新的时代赋予阅读以新的意义。阅读学是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一门新的学问。”^⑧

诚然，自20世纪90年代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，爆炸式产生和飓风样传播的信息、知识，让读者不免感到茫然，可谓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。因为人们焦虑地意识到，在这个世界上需要学习的旧闻新知，实在太多

⑥ 张之：《读书的艺术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。

⑦ 王余光、徐雁：《中国读书大辞典》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333页。

⑧ 张志公：《阅读辞典》序，见李德成主编《阅读辞典》，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，卷首。

了。因此，如何提升自己的阅读方法，改善自己的阅读状态，提高自己的阅读效率，几乎成为个人、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都非常关心的问题。为此，在我主编的《全民阅读推广手册》的前言中有如下一段文字，来引导读者的“在屏阅读”：

网络的普及，正在逐渐改变着人们的阅读习惯……电子书的出现，拓宽了书的范围，丰富了书的形式，让每一个热爱文字和书籍的人，更多了一种选择。阅读的本质，在于阅读内容，不管是纸质阅读还是数字阅读，都是对内容的阅读。

数字阅读资源一方面是传统阅读资源的数字化，另一方面是在网络中不断产生和创造出来的新资源。这两部分资源汇总成为信息资源的海洋。如何从海量的资源中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阅读资源，并有效地收藏它们，订阅它们，组织它们？面对人类阅读史上最重要的阅读革命，我们需要对此有全面的认识 and 更多的了解，才能更好地适应数字阅读的未来。^⑥

汉文阅读学家、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曾祥芹教授曾经指出：“阅读技法包含汉文阅读的能力结构、策略原则、方法系统（精读、略读、快读）和技术条件等因素”，“是汉文阅读基础理论在阅读行为实践中的具体运用”，为此，他在主编《阅读学新论》时，特意把“阅读技法篇”作为“阅读本体编”的重要篇章之一，使之与“阅读原理篇”“阅读教学篇”并列而三。^⑦

在这里，笔者基于数字化时代的阅读考量，拟从古今中外读书成才的案例中采撷若干，以说明当今应予坚持的阅读文化理念及继续奉行的阅读方法论。我相信，在知识芬芳的书香价值观支持下，有各种便利快捷的网络信息化工具的辅佐，一个事半功倍的阅读效率时代已经来临。

^⑥ 徐雁：《书爱众香薰：全民阅读推广的时代使命》，见《全民阅读推广手册》，海天出版社2011年版，卷首。

^⑦ 曾祥芹：《建立民族化现代化的阅读学》，见《阅读学新论》，语文出版社2000年版，卷首。